

最获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接班人
新一代英伦推理女王代表作

[英] 米涅特·沃尔特斯 / 著 蓝目路 / 译

暗室

THE DARK ROOM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DARK ROOM

暗室

[英] 米涅特·沃尔特斯 / 著 蓝日路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室/(英)沃尔特斯(Walters, M.)著;蓝目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1

书名原文:The Dark Room

ISBN 978-7-5327-4315-5

I. 暗... II. ①沃... ②蓝... III. 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3598号

Minette Walters

THE DARK ROOM

Copyright:1995 BY MINETTE WALT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RADICE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a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0-381号

暗室 [英]米涅特·沃尔特斯/著 蓝目路/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4315-5/I·2442

定价:2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629900

序 幕

她线条坚硬的小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年方十二的女孩坐了起来，在满地落叶的树林中找寻她的内裤。她开始意识到，她和鲍比·法兰克林的性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了。她穿上鞋子，用力踢他。“起来，鲍比，”她厉声地说。“该你去找那只该死的狗了。”

他翻了个身，仰躺着。“待会儿，”他带着浓浓睡意敷衍着。

“不行，现在就去。如果雷克斯又比我先到家的话，妈铁定会剥了我的皮。她不笨，晓得吗？”她站起来，把高跟鞋后跟插进他赤裸的大腿间，顽皮地来回推挤，想弄痛他。“起来。”

“好啦，好啦。”他暴躁地起身，使劲拉着长裤。“这实在让我火气大，懂吗？如果我们每次都去找那只狗，做这事还真不值得。”

她移开几步。“又不是因为雷克斯才不值得做。”她眼中涌出又羞又恼的泪水。“我真该听妈的话，她总是说，真正的男人才懂得怎么做。”

“是哦，”他说，把长裤拉链拉上，“如果我不必假设你是朱莉亚·罗

伯茨的话,会该死的容易很多。再说,你那讨厌的鬼妈妈又懂什么?她自己不知有多少年没跟男人上过床了。”对这些女孩,除了原始动物的性冲动外,他多少都有点感情。可是当她们开始抱怨他的技巧时,他很快就会厌恶她们,痛击她们那带着讥讽的脸蛋的冲动刹那间变得难以抑制。

女孩准备离去。“我恨你,鲍比。我真的恨死你,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她弹了弹手表。“三分钟,你只能撑这么久。乱七八糟的三分钟。那就是你说的一流功夫吗?”她回头轻蔑地一瞥,却看见他脸上有一丝能让她警觉到危险的表情,她突然害怕起来。“雷克斯!”她尖叫。“雷克斯!如果你碰我,它会杀了你,”她呜咽着,娇小坚实的身躯箭也似地冲进树林里。

事实上,想要杀人的是鲍比。他怒火越升越高,一发不可收拾。他扑向她的背,把她压倒在地,气喘吁吁地试图跨坐在她狂踢的双脚上。“婊子!”他怒吼着。“该死的婊子!”

恐惧给了她力量。她翻身摆脱他,疯了似地又哭又叫寻找她的狗,半跑半滑地逃着。突然,她不小心陷入覆满腐败落叶的壕沟,一阵混乱后,她跌到树林底层。她站了起来,一只巨大的阿尔萨斯犬就站在离她几码远的地方,警戒着,不时露出牙齿狰狞咆哮。

“我要叫它修理你,它会把你撕成碎片。我绝不会阻止它。”她满意地看着鲍比惊骇的脸色逐渐转成苍白。“你真是个让人作呕的浑蛋!”她叫喊。

她马上发现雷克斯是朝着她吼,而不是鲍比。此时,她男朋友脸色转成铁青,不是因为那只狗,是被狗狂吠的景象慑住。她惊慌下死命沿着壕沟边缘爬出去,但眼角仍然瞥见身后半揭半掩、令人作呕的人体。

1

她执意地睡着,让自己被虚幻的梦境缠绕。之后有人向她解释那其实不是梦,而是她从深层潜意识醒来时迷迷糊糊的过程中,现实逐渐在她脑海里对号入座的情境。她觉得难以接受,现实是如此令人沮丧,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满足。苏醒的过程相当痛苦。他们用枕头把她垫高,她偶尔从梳妆台的镜子中看到自己。蜡像般苍白的脸,头发被剃光了,一只眼睛裹着绷带——几乎无法辨识的脸——她本能地想让自己抽离开来,让蜡像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不是她。一个像头大熊的男人,顶着浓密头发满脸胡须,弯下腰来告诉她,她经历过一场车祸。但他没说是在哪里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你是个幸运的年轻女郎。她记得这个,但忘了其他所有的事。她知道时间在消逝,知道人们在跟她说说话,但她宁愿沉浸在被梦缠绕的睡眠中。

她有意识。她看得到。她听得到。悦耳温柔满含抚慰的女声令她有安全感。她在脑海里回应他们,但从未发出声音来,因为她执意要被

丧失意识的幻象保护着。“你今天能认得我们吗？”护士在问，转身对着她。我一直都认得你们。“亲爱的，你母亲来看你了。”我没有母亲，我只有继母。“加油，亲爱的，你的眼睛睁开来了。我知道你听得到我们，什么时候你才肯跟我们说话呢？”当我准备好的时候……当我准备好时……当我想要记起来时……

交通事故记录

时间：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将近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警员葛雷格和哈地于十点零四分抵达现场。

地点：废弃的史托尼·巴塞机场，杭特斯

车种：黑色路宝自排敞篷车——全毁

车牌号码：JIN 1X

驾驶者姓名：珍·伊莫金·妮可拉·康思立小姐呈昏迷状态，需要急救

出生日期：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登记住址：苏瑞郡里其蒙市，格雷凡园十二号

大亨千金遭悬疑车祸

现年三十四岁的珍·康思立,时尚摄影师,现年六十六岁的法兰柴思—霍汀有限公司百万身价总裁亚当·康思立之独生爱女。昨晚被发现因一场悬疑交通事故而昏迷不醒。该车祸发生在萨尔司柏瑞以南十五英里一个名为史托尼·巴塞的废弃机场。二十三岁的安德鲁·威尔森先生和他十九岁的女友珍妮·雷格小姐,在晚间九点四十五分经过现场,立即打电话求救。

“那辆车几乎全毁,”威尔森先生说。“康思立小姐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要是车子撞上混凝土支柱时她人还在车里,铁定会被压死在那团废铁下面。我很高兴我们能帮上忙。”

警方表示康思立小姐死里逃生是个奇迹。那辆黑色的路宝敞篷车,车头直接撞上一根坚实的混凝土支柱——昔日飞机厂棚间的支撑柱。警方推测康思立小姐是在车子即将撞上支柱前从开启的车门里弹跳出来。

“那根柱子是废弃机场唯一还矗立着的物体,”盖文·葛雷格警员说,“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她是怎么撞上去的。车里没有其他人,现场也没有迹象显示其他车辆肇事的可能。”

珍的继母,现年六十五岁的贝蒂·康思立太太,对于这起在婚礼意外宣布取消几天后发生的车祸表示相当震惊。今天早晨,在和康思立先生住了十五年的黑灵顿宅邸伤心落泪,她表示如果康思立小姐无法复元,应归罪于康思立小姐的未婚夫,三十五岁的里

奥·沃尔德。“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待她。”

警方今早证实,康思立小姐在事故发生前曾经饮酒。“她血液里酒精浓度超过标准,”一名发言人说。康思立小姐目前在萨尔司柏瑞的阿斯塔刻医院,处于昏迷状态。

六月十四日《威瑟克斯邮报》

2

一个晚上，她惊醒过来，恐惧就像有形物体般啃啮着她的胸肺。她睁开眼睛，目光在一片漆黑中竭力搜寻。她在一间暗室里——她自己的暗房里吗？——她不是独自一人。有人——有什么东西？——在她视线之外匍匐着。

是什么？

恐惧……恐惧……恐惧……

她直挺挺地坐着，冷汗在她脊梁间倾泻而下，她张大嘴全力吐出惊悚的尖叫。

光线倏地流泻于房内。一个女人用柔软的胸部、坚实的臂膀和甜美悦耳的声音抚慰着她。“好了，好了，珍。没事了。来，亲爱的，冷静下来。你做了个噩梦。”

但她知道是什么不对劲。她的恐惧是有凭据的。暗室里有某种东西伴随着她。“我叫珍，”她轻声道。“我是个摄影师，这不是我的房

间。”她剃了发的光头倚在浆洗过的白色制服上,感觉到被挫败的苦涩。甜美梦境已然消逝。“我在哪里?”她问。“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

“你在萨尔司柏瑞的南丁格尔疗养所里,”那护士说,“我是高登护士。你出了一场意外车祸,现在没事了。我们来试试,看你能不能再躺下睡一睡。”

珍顺从地让那双坚定的手为她整理被单。“你不要关灯,好不好?”她请求。“在黑暗中我什么都看不到。”

珍·康思立小姐的侦讯报告

血液里每一百毫升含一百五十毫克酒精浓度的状况下驾车

时间：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报告人：杰尔夫·哈立威尔巡佐

康思立小姐在车将要撞上机场一角的混凝土支柱时从座位上弹出来。时间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安德鲁·威尔森先生和珍妮·雷格小姐发现她时，她呈昏迷状态。康思立小姐从汽车里弹出来时，因猛烈的冲击力，手臂和脸部有瘀伤和割痕。她昏迷三天，醒过来时显得相当困惑。她对事故的发生完全没有印象，并且声称她不知道何以会在废弃的机场。六月十四日凌晨十二点二十三分，她的血液采样显示：每一百毫升含一百五十毫克的酒精浓度。翌日检查车内时，找到两个空酒瓶。

葛雷格和哈地警员在康思立小姐恢复神志后不久，对她做了简短的侦讯，然而她相当困惑，记不起任何事，只知道车祸发生当天是六月四日（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车祸发生之前九天），以及她正在从伦敦往汉普夏的路上。那次侦讯之后，她回复昏睡状态，无法与人沟通，她的医生建议暂时不予会客。进一步观察检验之后，诊断结果是脑震荡产生的后创伤期失忆症。她父母表示，六月四日到十日的那个星期，她和他们在一起（但康思立小姐显然对这部分没有记忆）。然后在六月十日星期五的傍晚，接到一通电话后，就回到里其蒙。他们说她心情愉悦，并期待着即将在七月二日举行的婚礼。她应该在六月十三日星期一回去工作，但没有出现。她在平立寇拥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她的雇员发现她没有露面，对此十分关切。他们十三日在她的答录机里留了数通留言，但没有得到

回音。

里其蒙区警局查访了她在格雷凡园的邻居克蓝西上校夫妇,发现在六月十二日星期天,她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克蓝西上校和康思立小姐的车库紧临,他听到她汽车引擎的转动声,车库门却紧闭着。他前去察看,发现她的车库里充满了汽车废气,康思立小姐昏睡在车里的方向盘后。他把她拉出来,弄醒她,但没有对这事件做任何善后处理,因为康思立小姐坚持没有必要。他和他的妻子对于她的“再度尝试”感到非常难过。

克蓝西夫妇和亚当·康思立夫妇都提到康思立小姐的前未婚夫里奥·沃尔德。据称他在六月十日星期五告诉康思立小姐要取消婚礼,计划迎娶她最好的朋友梅格·哈利斯,然后就离开格雷凡园十二号。目前暂时无法与沃尔德先生和哈利斯小姐取得联系。根据安东尼·沃尔德爵士(里奥之父)表示,他们正在法国旅行,七月返国。

康思立小姐最近的汽车检验报告显示,没有故障的可能;另外,意外撞上混凝土支柱的可能性也被排除;最合理的猜测是她蓄意开车撞石柱。因此,除非她能恢复记忆,解释事件始末,否则葛雷格及哈地倾向于相信她是在自己车里喝酒过量之后,再次意图自杀。她的父亲亚当·康思立愿意负担急救的费用,康思立小姐目前已转到南丁格疗养所,接受亚伦·坡司罗医生的治疗。康思立先生的律师询问警方是否会起诉康思立小姐。个人认为,既然康思立小姐的父亲愿意负担急救费用,且康思立小姐目前心智受创,再加上她肇事时选择的是一个弃置的场所,因此这案子可以告一段落。

请指示。

3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威尔特郡，萨尔司柏瑞，南丁格尔疗养所——上午八点半

现实世界是如此单调，即使是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也没有梦境里来得鲜活。也许是因为她的右眼绑着绷带，但她又觉得不是这个缘故。意识像铅锤般沉重，阴暗愚钝，绑手缚脚，她只感到沮丧。此刻她正百般无聊耍弄着眼前的早餐，长得像头大熊的医生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医生再次告诉她，她经历了一场车祸，警察想跟她谈话。她耸耸肩。“我现在哪里也不去。”如果他留下来听，她还想继续说她瞧不起警察，但他在她来得及把这想法变成字句前就离开了。

她不记得在阿斯塔克医院曾被警方讯问，于是很有礼貌地否认曾经见过正跨进她房门的两位穿着制服的警员。她解释记不得那场意外，事实上，除了记得前一天早上离开她在伦敦的房子和未婚夫之外，她什么

都不记得。两名警员长得一个样,高大鲁钝,红褐色头发和润红的气色,脱下来的帽子放在手指间有规律地转动着,显然对她的回答有些不知所措。她在心里为他们取了绰号,“特威德尔德姆和特威德尔德迪”^①。她暗自窃笑,因为他们看来比她酸痛的头、绑了绷带的眼睛和严重瘀伤的手臂要来得有趣得多。他们问她当时正打算去哪儿,她回答她正要回父母家,在黑灵顿。“我必须和继母一起筹备婚礼,”她解释着。“我七月二日要结婚。”她听到自己用愉快的声音陈述这项事实,但脑海里同时响起讽刺的声音。里奥看到一个光头,只剩一只眼睛的新娘时,准会避之唯恐不及的。

他们向她道了谢后离去。

两个钟头后,她的继母泪眼汪汪地来到病床旁,脱口说出婚礼取消了,今天是星期三,六月二十二日,里奥已经在十二天前离开她,跟梅格走了。而她在知道消息后的第四天,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开着她自己的车子往混凝土柱撞去。

珍瞪着她丑陋的、伤痕累累的手。“我不是昨天才跟里奥说再见的吗?”

“你昏迷了三天,变得迷迷糊糊的。你在医院一直待到礼拜五,我去看过你,但你完全不认得我。我也到这里来了两次,你只直勾勾地看着我,不愿意跟我说话。这是你第一次认出我来。爹地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伤心。”她的嘴可怜兮兮地颤抖着。“我们好怕会失去你。”

^①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所著小说《镜中世界》里的一对兄弟。

“我正要回你们那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们要安排婚礼的细节。”如果她说得够慢，够清楚，贝蒂应该会相信她。但是，没有，贝蒂是个笨蛋。贝蒂一直都是个笨蛋。“六月四日开始的那个礼拜，这件事记在日记上已经好几个月了……”

康思立太太泪如溃堤，在她涂着过厚浓妆的脸上冲出小小的粉红溪流。“你回家待了一阵子，亲爱的。你在两个半星期前回家过了，在家里跟爹地和我住了一个礼拜，完成了所有该做的准备，回伦敦后却发现里奥在收拾他的行李。你不记得了吗？他要去跟梅格住在一起。喔，我会杀了他，珍，我真的会。”她绞着她的手。“我就一直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人，但你是不听。你父亲也一样糟。‘他是沃尔德家的人啊，伊丽莎白……’”她喋喋不休，硕大的胸部在过紧的针织连衣裙下悲哀地起伏着。

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而她竟无法记得任何一天，这个发现让珍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触碰的实体上。床边矮桌上放着一只插满红色康乃馨和白色百合的花瓶。法式落地门开向石板铺就的阳台，后面是照料得妥妥帖帖的花园。房间角落有架电视。咖啡桌两旁有皮制扶手椅，咖啡桌呢，它确实是胡桃木制的，还有一张胡桃木梳妆台。左手边是浴室，通向走廊的门在她右边。这回亚当把她放在什么地方来着？她想着，该是一个很贵的地方。南丁格尔疗养所，护士曾这样告诉她。在萨尔司柏瑞。但为什么是萨尔司柏瑞，而不是她住的伦敦？

贝蒂的哀泣打断她游移的思绪。“我希望那些不会让你太难过，亲爱的。你没法想象爹地的反应有多激烈。他把这件事看成是对他的一大侮辱，你知道。他从没有想过有谁能让他的小女孩做出这么——”她